

南湖头条

黄森林

蒲扇扇动夏天



我是一个传统而又喜欢怀旧的人，对曾经过往中的某些事物或者细节总是难以忘怀，就像在这炎炎夏季，我还是习惯手握一把朴拙而宽大的蒲扇轻轻地摇动，让夏天的溽热在蒲扇的轻摇中慢慢地消退、渐远。

小时候，一直住在乡村。那时候乡村的条件极差，没有电，也就不知道空调和电扇为何物。在整个夏天，陪伴人们度过的就是那土土气的蒲扇。蒲扇虽然看上去有些土，却很实用。轻摇扇柄，立刻便会有丝丝凉风袭来，让人顿时感到轻松惬意。家家户户都会有几把蒲扇。那些蒲扇有新有旧。破旧的蒲扇人们往往也舍不得丢弃，总是把破损的扇边用花布条缝起来，倒使蒲扇增添了几分风情。

夏天的午后是漫长而难捱的。我总会在门楼里用板凳支起竹，然后躺卧在上面。奶奶就坐在我的旁边，轻轻地为我扇风。家里的大黑狗也躺在树荫下，“呼哧呼哧”地伸着长长的舌

头，臭椿树上的知了在高声的鸣叫，叫的人心烦意乱。我在竹上辗转难寐，奶奶偶尔轻轻地吹起口哨，“嘘”——拖着长长的尾声，说这样可以把风唤来。我信以为真，也学着奶奶的样子，大声的“嘘”起来。你别说，“嘘”了以后，倒真觉得有微风习习而来，也许那只是一种心理作用，但很受用。可更多的时候，却还是奶奶有一下没一下轻轻地扇着。忽然那扇子就停止了，我看了一下，却发现奶奶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。我就轻轻地从奶奶的手中拿过蒲扇，给自己也给奶奶扇起来，奶奶往往会惊醒，朝着我微微地笑着……

故乡的夏夜是安静迷人的。人们都早早地吃罢夜饭，然后冲洗一下，就到自家的门前纳凉。我家门前有许多树木，我们就在树底下支起竹，在地上摊开篾席。我们往往首先燃起一把艾叶，它们浓浓的烟味会熏走那些讨厌的蚊子。我们各自摇着手里的蒲扇，开始享受夏夜的静美。我总是

不安分，拿着蒲扇在树木下乱窜。青蛙在稻田里叫着丰收，萤火虫在草丛中亮着灯笼。没有宫女的轻罗小扇，我用宽实的蒲扇照样能将流萤扑下，然后将它们装进蛋壳中。慢慢地我就闹够了，安静地坐在那里，奶奶就给我讲故事，全家人一起猜谜语。父亲那时给我说的一副对联，至今记忆犹新：“风扇扇风风出扇，扇动风生；水车车水水随车，车停水止”。我不知道何时就在蒲扇的风生水起中进入梦乡。

那宽绰的蒲扇扇得星移斗转，晨曦呈现，扇得晨昏更替，暑往寒来，也扇走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，扇不走的却是心底永远的故乡和亲情。

如今，住在小城，家里装有空调，但是我却一直保留有蒲扇，每当夏夜，总是坐在阳台或书房，品着香茗，摇着蒲扇，回忆曾经的过往，想着生活的况味。在蒲扇的扇动下，我觉得夏天竟然也有灵动的色彩，也有凉爽的韵律。

弥漫红尘

晓凡

等待安生



安生说，人生是在不断的告别中成长和丰饶的。这告别没有踪迹可循，更不言语。而我，在无言的告别中等待，等待安生。

每个人都是一粒微小的沙子，被岁月的风无情地吹散，遗落在世间不同的地方，最终成为时光的过客，渐渐地悄无声息。安生早已心中了然，所以他始终冷漠与决绝。离开的时候，没有挥手告别，甚至没有一次回首留恋，毅然决然，干脆而笃定。

我的日子在安生离开后，一如既往。只是多了一份等待的心情。喧闹的大街，每天依旧上演着嘈杂的人间剧目。早晨的阳光依然温暖照耀，穿行在这个庞大的剧场，常常感到无所适从的虚无和荒凉。走在一片高楼林立的石森林里，想起了那晚的安生。他孤单地伫立在三十四层的露天阳台上，沉默凝望。夜空深邃，灯火凄迷。忽然，他转过身，靠在墨绿色的冰凉的铁栏杆上，身体尽量向后仰，寂寞的头发，在疾风中狂乱的飞舞，百无聊赖，无所依傍。安生说，若是纵身一跃，便有飞翔的自由。他的眼睛里闪着激越的兴奋的光。安生的生命，如同他海藻般的头发，丰富妖娆，倔强不羁。他追寻烟花的灿烂芳华，尽管最终只剩一地冰冷的尘埃。那或许才是真正的超然的自由，是生命原本的模样。那一晚，城市的喧嚣渐渐消失在浓浓的夜色中，小城在夜的怀抱里温顺地安然入睡。我，在安生忧郁的眸子里醒着，直到天明。

安生不在我身边，没有痛彻心扉的思念，只有在时光的缝隙里安静的等待。因为，安生是天边的云，自在在漂浮才安定。那云会幻化成七彩的虹，彩虹上架起一座色彩斑斓的桥，桥下安静地流淌着幽蓝的河水，梦一般缥缈美丽。那是安生一直向往和追寻的。安生说，我们一起走过这座桥，站在彩虹上，好吗？他向我伸出恳求的手，坚定的目光中有着脉脉的温柔。我说，安生，彩虹太美，梦太绚烂，我怕失去，我想远远地看着，记在心底。安生独自走向彩虹，而我站在原地，默默地目送他远去的背影。我在等待安生，等他从彩虹上回来，听他讲述他离开后的经历，和发生在那里的故事。或许安生不再回来，可我的等待不会停止。

等待安生。时光客栈。

早晨的阳光被高楼遮挡，不能很好地照耀，明暗的光影，有着奇幻的感觉。时光客栈被隐没在这个城市最繁华区域的一角。这里的食客三三两两地来，又陆陆续续地走，匆忙而冷漠，只停留一餐饭的时间，随即就湮没在陌生的人群中。安生和我，何尝不是他们中间的某一个？此时的安生，会停留在哪里？又将从谁的身旁走过？然而，这些似乎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安生曾停留在我的身边，陪伴我度过那些短暂却最闪耀的时光。

安生没有来，可我在心里隐隐期待与他不期而遇。生命中总是留有太多遗憾，人越成长越孤单。时光客栈里的人并不太多。或许是因为环境雅致，人们自然而然地收敛了那些在路边摊上的粗鲁动作和嘈杂的噪音。有人认真地享受面前的美食，也会给人带来最直接的满足感。漫不经心地喝了几口粥，便开始懈怠。一向对食物漠然怠慢，就会产生一种自然的疏离感。虽然身体没有太多的负荷，但也变得瘦削和虚弱。安生亦是如此，包括他的处事原则。

一碗白粥，被放在面前光洁如镜的玻璃餐桌上。我喜欢这样简单纯净的食物，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餐具和餐桌。因为它们给人带来清澈明媚的情愫。食物总是能让人变得直接和纯粹，也会给人带来最直接的满足感。漫不经心地喝了几口粥，便开始懈怠。一向对食物漠然怠慢，就会产生一种自然的疏离感。虽然身体没有太多的负荷，但也变得瘦削和虚弱。安生亦是如此，包括他的处事原则。

安生或许根本不会来，这等待只是一种心境，或者说是一种习惯。有的人是用来深深记得的，有些事是用来慢慢怀念的，有些心绪是用来独自体味的。寂寞是人生的常态，只有热闹，才是来自于偶然。少了咫尺的相见，多了深远的牵念；少了见面的寒暄，多了内心的祝愿。感谢安生，感谢他的出现，让我在匆匆的岁月和陌生的人群中，有一份静静的美好和真纯长留于心；感谢安生，感谢他的别离，让我在每一个安静的清晨和夜晚，有一种甜甜的回忆和思念温暖相伴。

等待安生。安生没有来。我心亦安然。

琉璃世界

马科平

野瓜



关中平原上的村庄，几乎都很相似。夏日时节，大地一派葱茏，放眼望去，漫川遍野都是浓郁的绿，几乎找不见房舍。绿树环抱之中，有个幽静的小村。这里的人们，年年岁岁，与世无争，在一马平川的原野上生活。

清晨，从原野吹来一阵凉爽的风，荡涤人们恬静的心。从树荫下走过，能看见或弯或直的小巷，连接处处院落。屋顶有炊烟升起，燕子翻飞，蝙蝠盘旋，麻雀吵闹。树下有黄牛纳凉，山羊吃草，小鸡觅食，黑狗嬉戏，这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。

吃过早饭，我背了背篓，手提镰刀，钻进高过头顶的玉米地中割草。顺玉米秆缝隙，向田野深处走去，只见小虫们慌忙东躲西藏，玉米花粉撒满了头上，玉米叶子把胳膊都划破了，蚜虫粘在脸上胳膊上再被汗水一浸伤口又痒又痛，实在痒得难受了就挠两下。

突然，一阵风透过密密地玉米秆吹来，身上一阵爽快，我一提鼻子，微风中有一股瓜秧的味道。我蹲下身来，顺地垄望去，没错，前面不远处，长长的玉米叶下有片绿，那不是野瓜秧又会是什么？

走到跟前，只见一条条粗大绵长的西瓜藤，胡乱地爬向四周，蜿蜒的藤丝牢牢地抓向地面，肥大厚实的叶子在阳光下尽情地舒展。我的运气有些欠佳，这棵瓜结出的几棵瓜只有苹果般大小，还有几朵颜色鲜黄的花儿正在盛开。

野瓜是掉落在田野的西瓜、甜瓜们的籽粒，不需要人们喂吃喂喝，自己生根发芽结出的果实。有的则是人或鸟拉屎无意间栽培出来的。那些野瓜大都长在玉米、高粱、黄豆地隐秘的地方，也有在地头地边和草丛里生长。因

其生长出来的时间较晚，这些地已不需再锄草和管理，所以能存活下来，也没人发现。

割草的时候遇上，是一种意外的收获。发现成熟的瓜，三步并做两步，来到瓜秧前赶紧摘下来，也不用刀劈，握紧拳头，猛地击打，砸破瓜皮，低头一阵乱啃。幸福就这样降临，满满一窝子的甜蜜。没有成熟的瓜比较难办，须记住准确的位置，以便下次来时采摘。也怕别的小伙伴发现知道，挖来一些牛羊不喜欢吃的野草，栽在野瓜周围，让这些野草保住自己的发现和收获。

立秋以后，野瓜陆续成熟，那些有秘密营地的孩子，就像统一商量了一样，每隔一两天，割草时捎回两个瓜来，在村头故意磨蹭，等多个割草的孩子都回来凑在一起，各人从背篓的草底下拿出自己的瓜，用手托举，炫耀看谁的瓜长得大。呵，那瓜确有长得像茶壶那么大的，红红的瓜瓤；甜瓜、脆瓜虽小，形状却玲珑好看。然后边吃边喜滋滋地说自己还有不少待摘的瓜呢。

可就是不告诉在什么地方。那些没有野瓜的孩子，既羡慕又尴尬，出于嫉妒，红了脸庞，为挽回面子而大声喳喳：“这瓜是屎里长出来的，可臭啦，啊呀（学呕吐的样子），呸，呸！”时光流转，每每想起当年的天真表现，我就禁不住哑然失笑……